

怪誕~一個歌德史詩

作者：GE Graven



第十四章



如同燃燒的艦隊，火炬隊伍飄蕩在起伏的黑色山丘上。

拉撒路內心掙扎，被束縛的鎖鏈壓得喘不過氣來。他爬到山脊頂端，卻停了下來。他向後仰著耳朵，原本寬大的瞳孔縮小成針眼大小。

在他面前，地勢向下傾斜，一望無際，一座高大的城堡聳立在下一個高原的頂峰。城堡堅固的大門前，火炬的火焰交相輝映。人群綿延不絕，甚至繞著城堡的城牆排開，綿延數百碼，靠近城堡邊緣的人群逐漸稀疏，散落在幾排簡陋的茅草屋之間。一名士兵催促拉撒路向前走去。

淺淺的小山丘。

「列隊！準備武器！堅守陣地！」護衛隊總指揮官大聲喊道。士兵們丟掉火把，圍攏在拉撒路周圍，原本鬆散的隊伍迅速收攏成一個嚴密的方陣。盾牌高舉到邊緣，將方陣圍了起來，長矛伸出，直指人群。「絕不容許傷及無辜！若陣型被打破，就予以擊殺！」

看似威風凜凜的防禦陣線齊齊向前推進。

人群的咆哮聲如同暴風雨般肆虐，然而隨著宴會臨近，雷聲漸漸消散，只剩下蟋蟀的鳴叫和火把劈啪作響的聲音，主宰著寂靜的夜空。最終，在這死寂之中，火把的海洋分開——如同死海般泛起漣漪，照亮了一條通往城堡大門的清晰道路。或許拉撒路被數百雙睜大的眼睛淹沒了；他垂下目光，沿著新鋪的通道走去，沉重的鐵鐐在他每一步都發出叮噠作響的聲音，而一隊嚴陣以待的弩手則為隊伍開路。

人群低聲議論，身後傳來一陣吵雜聲。旁觀者破口大罵。突然，一塊巨石從天而降，擊中了拉札勒斯的頭頂。他應聲倒地，頭暈目眩，鮮血順著脖子流淌下來。一名弩手用弩箭擊倒了投石者，年輕的農夫也倒在了地上。這一幕激起了震耳欲聾的抗議聲。兩名士兵慌忙將拉札勒斯扶起。他踉蹌地從他們中間走出來，頭暈目眩。指揮官大聲警告所有人，但喧鬧的人群淹沒了他的聲音。突然，通往城堡的小路塌陷了，完全被憤怒的拳頭和揮舞的火把吞沒。

人們認定拉撒路是魔鬼之王、邪惡王子，於是蜂擁而至。或許婦女們在訴說著她們塵世的種種苦難，她們朝他吐唾沫，閃電擊中了他。或許男人們在回憶著他們一路走來的艱辛，他們撲向了他。刀劍交錯，喧鬧聲此起彼落。在熙熙攘攘的腳步聲下，興奮的孩子們四處尋找石頭。長矛刺入血泊之中。

達爾西庫爾勳爵的部下擊退了那些如狼似虎的暴民。即便男女老幼紛紛受傷倒地，甚至傷勢更重，仍有更多人湧了出來。不僅如此，在陣型內部，士兵之間也發生了衝突——陣型崩塌，人群將他們吞噬殆盡。憤怒的手臂抓住了拉撒路，將他高高舉起，在人群中傳遞。咒罵和尖叫聲此起彼落。他像一具被鎖鏈纏繞的木乃伊，在翻騰的肢體浪潮中漂流。零星的哭喊匯聚成一聲響徹大地的有節奏的咆哮：「燒死魔鬼！燒死魔鬼！」拉撒路掙扎著，嘶嘶作響，踢打著，沉浸在不斷加劇的痛苦之中。「燒死魔鬼！」人群高喊著。

瞬間，一聲響亮的戰號平息了怒火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轉向了城堡。在城牆上，弓箭手們迅速就位，箭矢射向人群。城堡大門大開，一隊披著盔甲的戰馬轟隆隆地衝了出來，刀劍齊鳴，盾牌在火炬海洋中閃閃發光。人群像老鼠逃離日光般爆發開來。他們拉札勒斯被扔了下來。他滾落下去，昏了過去。混亂蔓延開來，死傷者散落一地。達爾西庫爾的宮廷衛隊包圍了拉札勒斯，並旋轉著

他們向外包抄，側翼包抄，舉起盾牌。兩名騎士下馬，將拉札勒斯抬到一匹戰馬上，腹部朝下。整支重裝部隊如同他們衝鋒時一樣迅捷，咆哮著衝出城牆，城堡大門在他們身後轟然關閉。

他們進入城堡後，將昏迷不醒的埃爾喬從馬上拖下來，扔進一個深坑裡。坑的盡頭，一扇鐵門直通地下，通往城堡下方。門的兩側各坐著一個戴著鐐銬的囚犯，他們緊張地偷偷打量著這位新來的客人。兩人都衣衫襤褸，鬍鬚蓬亂，但其中一人體型明顯更大，金髮碧眼，背脊寬闊。他甚至比拉撒路還要高大，而且很可能……

他身材高大，站在他身材矮小的獄友旁邊。

夜已深，直到清晨，拉撒路才醒過來——被兩個囚犯的談話聲吵醒。他靜靜地躺著，聽著那個高大的男人嗤笑著，他低沉的聲音帶著濃重的異國口音。“如果真是你們的撒旦，那它為何甘願被捆綁，被扔進坑里？回答我！”

個子較小的那個回答說：“嗯，也許它不是撒旦本人，但它確實是個惡魔。即使現在，它也只是假裝被抓住了。它會掙脫鐐銬，殺了我們所有人！”

「它既不是你的撒旦，也不是惡魔。我告訴過你，它是夜精靈。它身上帶著所有特徵……」
——它無法掙脫——在那些鐐銬的束縛下，它無法掙脫。

拉撒路翻了個身，睜開眼睛，費力地坐了起來。他甩開沾滿鮮血的頭髮，露出左眉上方一道觸目驚心的傷口。「我的天哪，」他呻吟道。

個子較小的囚犯結結巴巴地說，一邊掙扎著想要擺脫鐐銬。“你看！它掉了！”
“魔鬼！”他哀求著在深坑頂端附近來回踱步的守衛，“把我們拉出去！它醒了！”

「安靜！」一名士兵厲聲喝道。他看了拉撒路一眼，又抬頭望向繁星點點的夜空，然後悠然地轉身離去。

「哼，」高大的囚犯啐了一口，向矮小的囚犯抱怨道，「閉嘴！你的叫聲簡直像朵小花兒。」矮小的囚犯眯起眼睛瞪了他一眼，哼了一聲，背靠著牆，僵硬地坐著，雙臂耷拉在抬起的膝蓋上。或許是想用這種既桀驁不開來挽回自己的尊嚴。他遠遠地怒視著拉札勒斯。

最後，他俯身向前，對著拉撒路嘶嘶地說：「我不是你要找的人，魔鬼。我是個基督徒。」他指著那個身材高大的男人說：「他才是你要找的人——一個北方人——一個

異教徒。」

拉撒路為自己辯解道：“我不是魔鬼。”

“你聽不見嗎？”北方人衝著基督徒咆哮道，“他不是魔鬼。我告訴過你他是什麼。”

「我的名字叫拉撒路·戈古。」拉撒路檢查了一下自己的鎖鏈。

「或許是戈古吧。」北方男子向後靠去，嘴角勾起一絲冷笑。“然而，戈古，夜之精靈，你仍然是。”

基督徒問他：“那麼，如果你不是魔鬼，為什麼你看起來像魔鬼呢？”

“我生來如此。我雖是人，但與眾不同。”

「一個男人？只有他？」北方人輕笑一聲，轉向基督徒。「夜精靈自稱是人。你覺得呢？是人還是不是人？」他笑了。

拉撒路問北方人：“什麼是夜精靈？”

“你！”他厲聲說道，“你要是敢靠近我，我就扭斷你的脖子。”

拉撒路揚了揚眉，轉向另一個人。基督徒說：“他是北方人。他們的人民相信暗夜精靈是夜幕降臨後在森林裡遊蕩的生物。”

「那他豈不是基督徒？」拉撒路問。

北方人笑了。「我們的阿爾夫想知道我是不是基督徒。」他厭惡地搖了搖頭。

拉撒路問他：“你不相信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而死嗎？”

北方人猛地跳了出來，鎖鏈啪嗒一聲繃緊，他怒視著拉撒路。「不！」他朝坑底啐了一口。“我絕對不會吞下這種謊言！”

「小心別讓自己落得下地獄的下場，」基督徒警告他。

北方人朝他瞥了一眼，撇了撇嘴，然後靠回牆邊。「在我

死亡來臨，我的位置將在奧丁的餐桌旁——有美食、美酒、歌聲，還有殿堂裡的處女。

瓦爾哈拉。你還是留著你那些愚蠢的故事吧，嚇唬小孩，讓他們長大後變成懦夫。」

「你相信神話，」基督徒回答說，“我之後跟你說過很多次了；根本沒有奧丁，也沒有聖殿。看看你周圍，除了你，沒人會談論這種愚蠢的東西。”

你怎麼能相信——”

北方人俯身過來，一把抓住基督徒的後腦勺，猛地把他的頭拉近。他對著他的臉咆哮道：“注意你的言辭！在我父親和兄弟的土地上，我親眼見過你們這些人因為少說幾句話而被殺。我或許只是你們基督徒中的一個，但在我的土地上，你們將會被我的人民包圍。”

記住這個事實，所有人都會稱你為「褻瀆奧丁者」，並會砍下你的頭顱。

為此。」

拉撒路問他們：“你們兩個為什麼在這個坑裡？”

北方人放開了他的同伴，然後向後靠去。“我們到這裡了，我的好阿爾夫。”

因為我的朋友殺了一個人，還偷了他的馬。

「我只是自衛而已，」基督徒厲聲說道，同時用手捋了捋腦後的頭髮。

“他先拔槍打中了我。”

「如果你沒偷他的馬，他也不會拔槍打你。然後你還把士兵引到我睡覺的地方。你這個蠢貨！我說我走累了，我可沒讓你去偷馬！」

「不，不，不，」基督徒脫口而出，“他們本來要放你走的。你不是因為我才被抓來的。我告訴過他們我不認識你！”他用手指著北方人，指責道，“是你自己把自己弄進來的。你承認認識我，然後跟我說話。”

你那些關於奧丁的愚蠢言論，你受真理的約束等等。正是你那愚蠢的信仰讓你身陷囹圄——而不是我！

「那就這樣吧，」北方人回答道，一邊甩動著鎖鏈以示抗議。「我以我的信仰起誓……」我要驕傲地死在敵人手中。明天，當我們被絞死時，女武神會帶走我，留下你腐爛。

那位基督徒斥責他說：“當我們被絞死時，你也會因為你虛假的信仰而下地獄。”

「被吊死了？」拉札勒斯挑了挑眉問。

「我們明天就要被絞死了，因為我們犯了罪，」基督徒坦白道。

「為了你的罪！」北方人厲聲說。“只是，我犯了個錯誤，那就是旅行……”

「與你這樣一條殺人、偷竊、撒謊的毒蛇為伍！只因你在敵人面前堅守了我的信仰！僅此而已！」

“可是，我來這裡是為了見達爾西庫爾勳爵，”拉札勒斯堅持道，“我不是來被絞死的。”

「不，阿爾夫。你不會被吊死的。別擔心。」北方人瞥了一眼天空，帶著諷刺的語氣向他保證道，「天快亮了。等到天一亮，你就什麼也剩不下，沒法吊死了。」他傲慢地大笑起來。拉札勒斯抬起頭。

發現有縷縷薄雲，邊緣泛著淡淡的紅光。

「閉嘴，異教徒！」一名士兵朝樓下喊道。拉撒路在鎖鏈中掙扎，試圖掙脫束縛。

「你惹他生氣了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基督徒問。

北方人一邊輕笑著，一邊回答道：“我的朋友，我願與你打賭。”他湊近基督徒，低聲說道：“我以我族人的信譽與……打賭。”

你的說法——你的信仰與我的信仰截然不同。你怎麼說？

“你不能拿信仰做賭注。”

「哦，但我可以。如果我能向你證明我的人民是正確的，你是否願意放棄你的信仰，與我們一同赴奧丁的宴席呢？」

“你不珍惜自己的靈魂，在臨死之際竟說出褻瀆神明的話。”

“我打賭不是為了危及自己的靈魂，而是為了拯救你的靈魂。”

“這是什麼賭注？”

「以我族人的名義，以奧丁和洛基的真理起誓，我向你們保證……」

「他是夜之精靈，不是你們的惡魔。」他朝拉撒路點了點頭。

「我不是夜精靈，」拉札勒斯喘著氣說道，仍然在掙扎著想要擺脫束縛。

然而，北方人繼續說：“不久，他就會像所有夜精靈一樣死去。你看，他們白天不能待在地面上，否則太陽一照射他們就會把他們燒死。”

當你看到他被焚燒時，你是否要宣誓效忠我族人的信仰？

獻給奧丁？

基督徒難以置信地看著他，眉頭緊鎖。「你瘋了嗎？」他瞥了拉撒路一眼，搔了搔鬍子。“你是認真的？”

「他肯定會被燒死，就像我們肯定會被絞死一樣，」北方人冷笑道。“我們打賭了嗎？”

個子矮小的那個輕笑一聲。「不，不，不，賭約是這樣的。我來拯救你的靈魂。如果他真像你說的在太陽下燃燒殆盡，我就把我的靈魂獻給你的奧丁，但這絕不可能發生。」他笑著，用手指戳了戳他那高大的朋友。「如果他沒有燃燒殆盡，我希望你接受基督為你的救世主，放棄你的奧丁神和你族人的信仰。等我們死後，在天堂裡，你會永遠感謝我的。」

北方人先是繃緊了臉，然後突然大笑起來。「這才對嘛！」他拍了拍同伴的肩膀。“那就打個賭吧！成交！”

「成了，」基督徒冷笑道，「我會讓你付出代價。」兩人靠牆站著，看著拉撒路拼命掙脫束縛。埃爾喬站起身，順著牆滑了上去。他轉身告誡基督徒：「你不可拿自己的靈魂來賭我。」說完，他抬頭望瞭望天空，然後轉身繼續看向自己的鎖鏈。

基督徒緩緩站起身來。「只有輸了才算得上是賭局。我捍衛的是全能的上帝，我絕不會輸。而且，既然我又從你們這種人手中救了一個靈魂，那麼上帝就贏了。」基督徒嘴角露出一絲冷笑。

「別再耍花招了，我的好阿爾夫。」北方人嘲諷地看著拉撒路，眨了眨眼。「太陽升起時，他屬於奧丁。而你，終將化為塵埃。」

盔甲碰撞的嘩當聲匯成一聲轟鳴，士兵們包圍了坑脊；他們的弩弓已經上弦，蓄勢待發。

「全部趴下！」一名士兵喊道，「趴下，快！」拉撒路和基督徒跳到坑底。北方人怒目而視，背緊貼著坑壁。士兵咆哮道：“所有囚犯都安全了！”

哐當！嘎吱！鐵質坑門猛地敞開，一群武裝衛兵湧了出來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將基督徒和異教徒囚犯按在牆上，而其他人則圍攻拉撒路。

「起來！快走！」他們催促著拉撒路迅速穿過鐵門。他跟隨著穿過一片盔甲和刀劍的旋風，沿著一條佈滿火把、長矛兵和弓箭手的地下通道前進。身後的坑門砰地一聲關上，一個聲音在走廊裡迴盪：「坑門已鎖好！」守衛們押著拉撒路穿過一個曲折蜿蜒的地下迷宮。

一名押送人員喊道：「站住！」士兵們把他轉過來，朝一扇門走去，並收緊了他的鎖鏈。「進去。」拉札勒斯照做了。他身後的門咔嚓一聲關上了，低語聲和金屬摩擦的迴聲隨著士兵們的離去而漸漸消失。

空氣沉悶而寒冷，如同地窖一般，帶著陳年蠟和潮濕石頭腐爛後淡淡的甜味。他環顧這間昏暗的長方形房間。一張粗糙的長桌橫貫房間中央，兩側各擺放著一條同樣長的長凳。桌子兩端的燭台上各燃著一根蠟燭，靠近桌子的那根蠟燭火焰高高，在燭台底部投下一圈跳躍的光暈。遠處的蠟燭沒有發光，但燭芯透出微弱的紅光。在繚繞的煙霧下方，地板上，以及角落裡，鋪著一張簡陋的草墊。在房間的另一角，他瞥見一隻扁平的、幾乎腐爛的老鼠孤零零地躺在那裡。拉撒路順著牆壁滑了下來，鎖鏈刮著石頭。他癱倒在草墊上，將眼前的困境拋入無垠的夢境。

~*~

然而，就在彷彿轉瞬即逝的一瞬間，他的夢境消散了，大門猛地敞開——他的眼睛也隨之睜大。他猛地翻了個身，坐直身子，眯起眼睛，迎面撞上從門口湧入的刺眼光芒。兩個僕人端著七層燭台走了進來，擺放在桌上。他們拿著燃盡的蠟燭離開後，一隊士兵魚貫而入，沿著遠處的牆壁列隊站好。幾位衣著考究的男士走了進來，後面跟著一位身材高大、略顯瘦削的中年禿頂主教，他身著全套禮服。主教與拉撒路交換了一個眼神，眼神閃爍不定，或許流露出一絲戒備，甚至有些不情願。在他身後，衛兵們關上了大門，各就各位，守護著門。

抄寫員停在桌子前，盯著拉撒路看了一會兒，然後轉向主教。

「這真是個魔鬼。瞧瞧它 那牙齒 那耳朵 還有蝙蝠的翅膀。」

「我不是魔鬼，」拉撒路反駁。

主教糾正了書記官：“不要無緣無故地指控他 他沒有傷害我們。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真相。”

抄寫員、主教和其他人刻意地在房間裡走動，拉撒路掃視著士兵緊張的臉龐。金屬碰撞發出叮噠作響，隊伍移動；空氣中瀰漫著新鮮汗水、用過的蠟燭油和燒焦的燈芯的甜香。抄寫員嘆了口氣，在桌邊坐下，桌上放著墨水瓶、羽毛筆和一卷羊皮紙。拉撒路站起身來。不安的衛兵緊握武器，拉撒路靠著牆而行。抄寫員展開紙張，從筆尖抽出羽毛筆。

他把紙甩了過去，放在紙上。他狠狠地瞪了拉撒路一眼，深吸了一口氣。

「你有名字嗎？」書記問他。

「拉撒路。拉撒路·戈古。」羽毛筆尖沙沙作響。

“拉撒路·戈古，你現在所承認的，將被記錄為真理。你現在是否向上帝和祂的聖者發誓，只承認真理？”

“我說的是實話。”

「很好。那麼，你們事奉誰？哪位主和王？」

他回答書記官說：「我事奉我的主、我的神和我的王。」周圍響起疑惑的目光。

“或許我可以換個方式問，”書記官說道，“你效忠於誰 效忠於哪個貴族和國家？”

“我是一名虔誠的信徒。我宣誓效忠於上帝、教皇和教會。”

主教微笑著走上前去，“很好。那麼，你們是否相信一位全能的上帝，祂是聖父、聖子和聖靈？”

“我願意。”

抄寫員停下筆，抬起頭，挑了挑眉。“所以你認為自己是人 而且是神的信徒？”

“我願意。”

「男人沒有翅膀，」他回答，語氣中帶著諷刺。“不過，告訴我，你真的會飛嗎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抄寫員一邊寫一邊又問他：“你一次能飛多遠？”

拉撒路回答：「還有半個晚上，之後我就得休息了。」然而，筆尖卻停住了，抄寫員向後靠去，眼神中充滿疑惑，嘴唇緊抿。幾個瞪大了眼睛的衛兵低聲議論著。

「都安靜。」主教制止了他們。他轉向拉撒路。「拉撒路，你相信基督由童貞女所生，受難，復活，升天嗎？」

“我願意。”

「很好。」神父在房間裡踱步，一邊點頭。「這很好。」

抄寫員問道：“告訴我你的父母是誰？他們現在在哪裡？”

拉撒路坐立不安，不自在地瞥了主教一眼。

主教轉身走向書記官，揮手示意。“我們不要再耽擱了，去問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吧。”

“很好。”書記官翻了個白眼，接著問道：“你殺過人嗎？上過戰場嗎？”

“不。”

他沾了沾羽毛筆，抖了抖，仔細端詳著拉撒路。“從未殺過人？可你卻長著狗一樣的牙齒。告訴我，你吃肉嗎？”

“我有。我的意思是”

抄寫員打斷了他。「你說你從未殺過人？」他盤問拉撒路，裝出一副驚恐和困惑的樣子。「可是，要吃肉，就得殺人，不是嗎？」說著，他用羽毛筆指著埃爾約，語氣中帶著一絲隱晦的指責。“難道你現在在議會面前撒謊？”

「聽著，聽著。」主教揮了揮纖細的手，示意書記官不要胡鬧。讓他說吧。

拉撒路坦白道：“我殺了一些野獸，然而，神的誡命並沒有適用於我。”

對動物來說！我餓了，我沒有麵包！

抄寫員挑了挑眉。“不，麵包？”

“沒有。我在森林裡沒找到任何穀物。沒有穀物我做不了麵包。”

「所以你喜歡吃麵包？」抄寫員潦草地寫道。

“不，我不喜歡麵包。”

抄寫員停下腳步，嘆了口氣。“那麼，你既然不喜歡麵包，為何還要費盡心思做麵包呢？”

主教清了清嗓子，雙手交疊在隆起的肚子下，走到他面前。“你是否相信，在基督教神父主持的彌撒中，麵包和葡萄酒會因神聖的力量而變成基督的身體和寶血？”

“我願意。”

「回答得很好。」主教狡猾地笑著，搓了搓手，轉向…

書記官一動不動地坐著。“你把他的回答記錄下來了，是嗎？”

書記官回答說：“不過，如果您不介意的話，我想問他”

「我可不高興，」主教重重地倚在桌子上，斥責道，「現在把他的答案記下來。」他打了個響指，指著羊皮紙。

「如你所願。」抄寫員悶悶不樂，但還是沾了沾羽毛筆，照做了。主教轉過身，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，看向拉撒路。

抄寫員結結巴巴地問出了下一個問題，語氣中帶著明顯的焦慮：“還有，像你們這種 飛行者，還有多少？”

“哦，是的，”和藹的主教插話道，“肯定還有更多的飛行員。”還有多少人？他們現在可能在哪裡？他抿著嘴唇，滿懷期待。

我不知道。我孤身一人。

“你們只有一個人嗎？”

“我沒有見過其他的。”

「我明白了。」神父皺著眉頭，撫摸著他那碩大的下巴，同時把失望的情緒發洩在地板上。

抄寫員從羊皮紙上念出了另一個問題：“你知道如何使用…”

刀劍、弓箭，還是任何類型的武器？

「我曾經用骨頭做過一把刀，用來切皮和切肉，」拉扎勒斯說。

主教走到拉撒路跟前，仔細端詳他的眼睛。他看到了拉撒路的祈禱十字架，便撥開垂下的鐵鍊，以便更好地查看。

「你從哪裡弄來的？」他湊近了些，繼續打量著，像那些自戀的胖子一樣，喘著粗氣。

「那是我 一位修士 送給我的禮物 他的祈禱十字架。」

肥胖的神父用他蒼白纖細的手指捻著十字架，仔細端詳著它磨損的邊角。「沒錯。只有修士才能把祈禱十字架磨損成這樣。我相信你，拉撒路。」主教朝他微微眨了眨眼，然後轉向衛兵，“我已經看得夠多了。把他們帶走。”

抄寫員站起身，用羽毛筆沾了沾墨水。“或許我們不該操之過急。”

你怎麼能確定他不是從囚牢裡從囚犯那裡偷來的？

「哦，我非常肯定他沒有，」主教回答。他拉了拉緊緊綁住拉撒路胸口項鍊的層層鎖鏈。

「十字架藏在這些鎖鏈下面，只能說明他在被綁住之前就已經戴著它了。魔鬼絕不會戴十字架。」隨後，主教指著拉撒路，對著房間裡的眾人說道：“這不是魔鬼的化身；這是個會飛的人；這是個基督徒的飛翔。”

這個人——他的名字叫拉撒路。身為這個省的主教，我將繼續擁有權力。此事他絕不接受任何相反的說法。

書記官繞到桌旁，低聲對主教說：“我可以跟您說幾句話嗎？”他朝著房間遠處一個空蕩蕩的角落點了點頭。拉札勒斯豎起耳朵，似乎在某個私密的地方，抄寫員低聲向主教傾訴了他的擔憂。「任何魔鬼都知道如何回答這些問題。而且，這看起來不像是出於神的恩典或光明。或許明智的做法是考慮把那些」

神父打斷了他的話。「或許你應該好好想想：如果你破壞了這微妙的時刻，達爾西庫爾勳爵會讓你戴上那副鐐銬。」他轉身衝著士兵們吼道：“你們沒聽見嗎？立刻把那骯髒的鐐銬摘下來！”三名衛兵跳上前去，扒光了拉撒路的衣服。

書記氣呼呼地收拾東西，這時拉撒路對他說：“我是個會飛的人。”

抄寫員愣住了，目光迅速轉向主教，卻發現主教正怒目而視。他趕緊把注意力轉回拉撒路身上，擠出一個僵硬的笑容，回答道：“是的，你就是那個人。”說完，他偷偷瞥了一眼此刻正得意洋洋的牧師，然後拿著卷好的羊皮紙和墨水瓶，強行離開了房間。

拉撒路向牧師微微鞠躬。“我欠您一份情。謝謝您。”

“是的，你是。或許我們可以稍後在我的私人空間裡討論一下這件事。”

「住處，」他一邊輕撫著拉撒路的胳膊，一邊低聲說道。他臉上的笑容漸漸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緊鎖的眉頭和高昂的下巴。“不過，你還沒自由。達爾西庫爾大人很快就會來見你。”主教轉身對士兵們說：“我們在這裡的任務結束了。”

房間裡的人都走了，門關上了，拉撒路坐在長凳上。他全身髒兮兮的，頭髮被血染得亂糟糟的，在兩盞燃燒著的明亮燭台下，他正包紮著身上的傷口和淤青。

過了許久，門才再次打開，一位中年女僕和她的三個年輕女僕走了進來。這位肥胖的女人幾乎和拉撒路一樣高，她龐大的身軀幾乎完全掩蓋了她謙遜的外表。

她身後跟著一群侍女。她胸前夾著一個塞得滿滿的大托盤，裡面擺滿了肥皂、藥膏和各種衛生用品。她停下來，打量著坐在桌子盡頭長凳上的拉撒路。

拉撒路站起來，俯伏在地。

「所以，你就是那位傑出的飛行員？」她問。“是拉撒路嗎？”

「我是拉撒路·戈古，」他說。

「我看過比你更健康的鼠輩。你真髒，」她哼了一聲，踱步走到桌子另一頭。「我隔著桌子都能聞到你身上的味道。」她一邊卸下托盤裡的東西，一邊發現女僕們還沒動，正站在房間另一頭盯著他。一個女僕手裡提著一桶冒著熱氣的水，一個抱著一捆疊好的布，最後一個拿著乾淨的衣服和靴子。

“好了，都過來，”她斥責道，“拉撒路少爺不會咬人的。他可是基督徒。”他們立刻走了過來，把東西放在桌上，一邊打量著他。他笑了笑，點了點頭，他們也回以微笑。

她回到桌邊，忙著調配藥膏。「拉撒路少爺，我的主人並沒有惡意，他對你受到的虐待非常憤怒。他已經逮捕了許多人。」我可以向你保證，我們村民沒有參與此事。聚集在城門口的人來自省內的其他地方——他們膽子越來越大，因為他們知道老爺的軍隊太小，無法統治他的領土。

「但是，達爾西庫爾勳爵仍然想和我談談，是嗎？」拉扎勒斯問道。

“的確如此。現在，請您退到這一步吧。”

「他知道我在哪裡嗎？」拉撒路繞到桌子旁問。

「他確實如此。你被囚禁是為了保護你，拉撒路少爺。他堅持讓你待在這裡。」

「要像對待貴賓一樣對待你。」她抓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拉到自己身後。「站在這裡。」她從桌上拿起肥皂桶，啪地一聲放在他腳邊。

“我現在可以和他談談嗎？”

她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輕笑一聲。「你髒兮兮的，現在這副模樣，根本不配覲見老爺。你得去洗個澡。好了，我們開始吧。把這身皮囊脫下來。」說完，女人轉過身去，繼續端著托盤。女僕們輕盈地圍攏過來，如同天使一般。她們各自從桶子裡抽出一塊沾滿肥皂的布，擰乾。

拉撒路瞪大了眼睛，後退一步。“脫衣服？現在？”

「您想見大人，是嗎？」她回頭問道。

“是的，但是，我寧願——”

「哦，別說了。我養育了五個兒子，告訴過他們每一個人：‘你們身上的那些東西，我都見過了。’現在脫掉衣服，讓我給老爺洗洗。我奉命——要么你自己脫掉那些髒兮兮的皮衣，要么我幫你脫。」她重新封好打開的藥膏瓶，托盤上。「他要你洗得乾乾淨淨。老爺已經為你準備了乾淨的衣服和靴子，你不需要那些皮衣了。你瞧——」

她身後，一個女僕倒吸了一口氣。另一個女僕嗤笑了一聲，女人便斥責她們。“我絕不允許這種行為！”她踉蹌著轉過身，繼續訓斥她們，“只要”

然而，她卻看到了拉撒路，他站在那裡，一臉尷尬。

「哦，我的天哪！」她驚呼一聲，手撫著臉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拉扎勒斯出眾的容貌所吸引。

她清了清嗓子，衝著女僕們厲聲說道：「好了？快點！」女僕們立刻上前，用沾滿肥皂的布拍打著他，使勁搓洗。女人洗完他的頭髮後，又拿來一罐藥膏，用一塊布抹在他額頭的傷口上，細心地照料著。女僕們洗頭的時候，她也順便處理他頭上其他的小傷口。

「這樣就行了。」她把藥膏放在桌上，轉身拿著一條乾淨的毛巾。“較深的傷口會留下疤痕，但是，你會活下去的。”

女人托著他的頭，幫他洗脖子。「拉撒路少爺，您當然不需要刮鬍子。您除了頭上以外，就沒長過其他毛髮嗎？」

“不。”

“所有會飛的人都像你一樣長耳朵和牙齒嗎？”

「我不知道。我沒見過別的——哎喲！」拉撒路渾身一緊。

“哦，別動，我沒有傷害你。”

「就是他們，」他承認，一邊朝天花板咕噥著。

她低頭看著三個腦袋，或許正聚在一起惡作劇。“莉莉塔！你們幾個小丫頭還沒完事兒嗎？”

三人齊齊跳了起來，臉上都洋溢著笑容。“哦，是的，媽媽。”

「那就把桶子移開，給他搓搓屁股。」女人鬆開他的頭，開始洗他的肩膀。「舉起手臂。拉撒路少爺，如果您能張開翅膀，我們也能幫您洗洗裡面。」他照做了，她們倒吸了一口氣；然而，洗澡繼續進行著。

最後，女人幫他擦乾身體，撲上爽身粉。她舉起一件白色褶邊襯衫，後背中間被剪開了一個口子。「我給你留了翅膀的空間，不過，穿上它可能……」

「有點費勁。」然而，它還是套在了他的翅膀上，完美地捲了起來。「太好了。我把它收得有點小了。我用了我大兒子的尺寸來給你做尺寸。他個子也很大。」她係好前面的釦子。

「這是他的襯衫嗎？」拉扎勒斯問。

「哦，不。」她輕笑一聲。「他生前從未穿過這麼考究的衣服。」她幫他整理了一下衣領。“可是，他現在已經死了。”

他怎麼了？

她抿了抿嘴。「他被那個怪物，休貢勳爵 魔鬼本人 殺死了。」

她從一位侍女那裡拿了一條黑色褲子遞給他。「他的軍隊他們襲擊了村莊的田地，殺死了我的丈夫、五個兒子和兩個女兒。他們英勇抵抗——然而，我們根本不是雨果軍隊的對手。

他為什麼要殺他們？

「因為他是個怪物。不過，夠了。事情已經發生了，無法挽回。」她遞給他一雙黑靴子。「穿上吧。」說完，她轉身走向桌子，和女僕們一起收拾行李。

她背對著拉撒路說：“我們用肥皂和水給你洗了澡，洗掉了你身上的血，又給你塗了藥膏。我們只能做到這些了。”

她重新裝滿托盤，並吩咐其中一個侍女：“去把那些獸皮拿來。”

“是的，媽媽。”

她像個胖女人一樣深吸一口氣，喊道：“不，拉撒路先生，你不是會飛的人。”

「我就是。」拉撒路堅持。

她轉過身，凝視著他的眼睛。然後她雙手叉腰，露出讚賞的笑容。「不，你現在簡直像個英俊瀟灑的王子。我的主人也一定會像我一樣，對你十分傾心。」拉撒路鞠了一躬，微笑著說。

「好了，女孩們，我們收拾一下。我們的已經吃完了。」女人端著托盤走到門口，敲了敲門。

拉撒路在她身後喊道：“我欠你一份情。謝謝你。”

「不，妳不是，拉撒路少爺。自從我上次做我兒子的母親以來，已經過去了兩個季節。只有一位寡婦才能體會到此刻的珍貴。」她勉強擠出一絲微笑，目光落在地板上，或許是想從中窺見逝去的歲月。這時，門開了，一名侍衛放他們通過。「再見，拉撒路少爺，」她回頭說道，三個負重的女僕跟在她身後。

「是的，媽媽，」拉札勒斯回答，臉上依然帶著笑容，像個小男孩一樣揮著手，即使門咔嚓一聲關上了。

最後，拉撒路低著頭，雙手背在身後，繞著桌子踱步。

一個沉思的帶翼貴族的形象。他不時警戒地環顧四周，耳朵微微動了動，或許是下意識地想要辨認出地獄降臨的預兆。有時聽起來像是許多蝗蟲嗡嗡作響。

在他短暫的停留期間，他很快就厭惡了牆壁，反而渴望開闊空間。永恆天空所帶來的另一種安全感。而且，儘管受到領主的庇護，

尊貴的客人拉撒路，依然是更高統治者的囚犯。他沉浸在燭光中，陷入沉思。他深知自己不能冒險離開房間，因為此時白晝已籠罩大地，灼熱的太陽是他的守門人。

然而，在暫時擺脫了天堂地獄戰車的折磨之後，更為緊迫的憂慮卻縈繞在他心頭。首先，他該如何向達爾西庫爾勳爵，或任何一位敬畏上帝的基督徒解釋，他明明是為黑夜而生，卻依然保留著基督徒的形象，是受上帝之光所造？此外，他只能祈禱，無論達爾西庫爾勳爵安排給他什麼任務，都不是罪惡之舉，也不需要他沐浴在白晝的陽光下。如果任務如此簡單，那麼，一旦完成，他

他可能又要前往坎切洛去接薩爾維蒂諾修士，履行他幫助關閉蓋特斯通的承諾了。

然而，飢餓的煎熬從他空蕩蕩的胃裡發出，那胃早已像被掏空的墳墓一樣空空如也。他轉身走向門口，用鼻子嗅了嗅空氣。起初只是淡淡的香味，後來逐漸濃鬱起來，證實了那是烤豬肉的香氣。外面的走廊傳來人聲。門開了。

一排僕人魚貫而入，每人手捧著熱氣騰騰的菜餚。拉撒路背靠著牆，看著他們湧到桌邊，將銀盤擺得滿滿噹噹，宛如一場盛宴，堪比帝王之宴。烤豬肉、胡椒孔雀、魚片、嫩牛肉、烤牛肉、烤雞和鹿肉排，琳瑯滿目的菜餚爭相佔據擁擠的桌面。

水煮蛋和塊狀起司點綴著餐盤。水果擺滿托盤，旁邊是盛滿堅果的碗。一壺葡萄酒斟得滿滿的。總而言之，整張餐桌變成了一幅琳瑯滿目的拼貼畫和美食傑作。

僕人們一個接一個地向拉撒路鞠躬微笑，然後離開了房間。最後，瘦削的老僕人擺好一套餐具，端起一杯酒杯，斟滿葡萄酒。

「會有宴席嗎？」拉撒路問。

「當然，拉撒路少爺，您的禮物。您還需要什麼嗎？」他看起來十分高興。他伸出手，將桌上的東西一一展示。“一切都令您滿意嗎？”

「哦，不。」拉撒路搖了搖頭，皺起眉頭，仔細地掃視著宴席。被它的奢華所震撼。“太多了。我會死的。我必須全部吃完嗎？”

「當然不是，」僕人輕笑道，「拉撒路少爺，您想吃什麼就吃什麼。如果您不介意，您的位置已經為您準備好了。」他指了指盤子和酒杯，它們似乎已經沉入水中。

周圍擺放著菜餚。

拉撒路來到他被安排的地方，抱怨道：“可是，這麼多東西！足夠很多人吃了。或許你可以讓其他人也吃一些，免得食物壞了。”

「哦，不會壞的，拉撒路少爺。」僕人咧嘴一笑，目光越過桌子望去。

「明天我們都要為你大吃一頓。老爺心情很好，正在慶祝。等你吃飽了，剩下的飯菜已經答應分給城堡裡的所有僕人了。」

他慶祝什麼？

“他讚美你，拉撒路大師。”

“我？為什麼？”

「嗯，即便我能猜到牠這麼做的原因，我也不能談論這些事。拉撒路少爺，您還有什麼需要嗎？」

「我……不。謝謝您，先生。」他低聲說。微笑的僕人告辭離去，留下拉撒路獨自為他的餐盤禱告。

片刻之後，拉撒路親吻了他的祈禱十字架，隨即衝到桌邊，將每道肉菜都盛滿了自己的盤子。他細細品味著每一口。在修道院的漫長歲月裡，他從未想過自己會享用如此豐盛的宴會。用餐時，他的思緒卻飄向遠方，回想起童年時在地下墓穴裡的日子。無數次……

他的父親守在門口，他則吃著幾碗硬皮麵包，配上從食堂廚房偷偷帶回來的一點點肉或奶酪。他偷偷閱讀著許多繕寫室的書籍，裡面描述著國王、領主、城堡和奇幻的盛宴。他還會偷偷溜下床，溜進酒窖，捉住一個正得酩酊大醉的醉士。對拉撒路來說，這一切都像是發生在昨天晚上的事。而從某種苦樂參半的意義上來說，他感覺奧迪諾那快樂的精神彷彿一直縈繞在他身邊。

直到這時，他才發現那酒的來源——就放在他盤子旁邊的一杯滿滿的葡萄酒。一個熟悉卻又古老的聲音向他招手：「別再喝水了，喝點酒吧，因為你的胃不好，而且你經常生病。」奧迪諾爽朗的笑聲在他腦海中迴盪。他拿起杯子，抿了一口，咂了咂嘴。然後，他臉上慢慢浮現出一絲笑容。他把酒杯倒過來，一飲而盡，嘆了口氣。接著，他抬頭望向天花板，對著奧迪諾的靈魂說：「這酒嘗起來比聞起來好。」他又給自己倒了一杯，然後扯下一隻孔雀腿。

隨著私人宴席的繼續，拉撒路一邊敲著酒壺，一邊幾乎每吃一口肉就用酒送服一口，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，他的心情也越來越愉快。

最後，他莫名其妙地笑了起來，開始與自己和食物進行公開對話。

拉撒路喝醉了。

「我現在明白了，你剛才在地下室的時候為什麼笑得那麼開心。」他咧嘴一笑，對著天花板敬酒。「敬你，奧迪諾修士，你已升天堂。經上記著：無人能及，喝了陳酒之後，立刻想喝新酒，因為他說：「陳酒比較好。」於是他又斟滿了酒。他的酒杯抬起他那隻孔雀腿的殘肢，向後翻滾，從長凳上摔到地上。酒濺到他的襯衫上，染成了紫色，酒杯滾到房間角落。他手裡還拿著那根大雞腿，側身躺下，醉醺醺地笑了起來。

拉撒路四處尋找他的杯子，發現它在角落裡，旁邊似乎還有一隻扁平腐爛的老鼠。他對老鼠說：“我的朋友，你看上去不太好；克洛狄烏斯修士是不是踩到你了？”他咧嘴一笑，哼了一聲，笨拙地用一隻手臂撐起身子。「鼠王，你知道我是個會飛的人嗎？」拉札勒斯懶洋洋地豎起耳朵，似乎在等著回答。「所以，你不跟會飛的人說話？」一陣沉默。「好吧，那就吃一口這個，」他把雞腿舉到老鼠面前，「我必須讓你吃點東西。你看起來有點瘦。」他笑著，胡言亂語。

拉撒路勉強鎮定下來，試圖站起來，卻又跌倒了。他含糊不清地說：「好吧，鼠先生，如果您非要知道的話，我是一個飛 嗯 飛。」他掙扎著站起來，呻吟著說：「我站不起來。」他終於扶住桌子穩住身子，茫然地環顧四周。“我是飛人嗎？飛我的天哪。”

他終於穩住身子，踉蹌著沿著桌子的長邊滑下去，靠著桌子搖搖晃晃，醉醺醺的。他眯起眼睛，一臉困惑地環顧四周，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。他的目光最終落在遠處的牆上，在他徹底醉醺醺的狀態下，牆上的石頭彷彿在呼吸——起伏著。他舉起鼓槌，敲了敲牆。「或許你也能讓這面牆活過來？」他站直身子，對著牆斥責道：「我可沒召喚你。」他心裡清楚，牆一動不動，唯一在呼吸起伏的只有他醉醺醺的自己。但他還是忍不住脫口而出，罵了一句。他哼了一聲，跌坐在地上，目光空洞地望著前方。

突然，拉撒路猛地一震，一個熟悉的聲音越來越大——像是某種……的聲音。

如同蝗蟲群逼近。他慌忙躲到桌子底下，眼睛死死盯著遠處的牆根，那牆根紋絲不動，即使噪音突然消失了。在桌子底下的陰影裡，他猛地轉頭看向對面的牆，發現一對…

赤裸的雙腳，腳尖甲呈黑色，形似利爪。長長的彎曲指甲尖銳的尖端平鋪在石板地上。

「我的天哪！」他低聲喘息著，全身顫抖，恐懼萬分。

「是的，親愛的飛翔者，」許多女人的柔聲同時響起，「我是你親愛的上帝。」她們的腳步繞著桌子走來，落在長凳下，離他很近，他可以伸手撫摸。“現在，我該拿你怎麼辦呢，拉撒路少爺？看來你還不懂得如何好好地死去。”

難道這真的如此難以理解，以至於必須由我一個人來教你嗎？拉撒路儘管保持沉默，我還是注視著那些腳步，它們漫無目的地在桌子周圍踱步，偶爾停下來，然後再繼續前進。

「你的筵席是擺滿死亡的祭壇。看看你對他們做了什麼——無頭、無腿、開膛破肚、肢解、焚燒、煮沸、撕裂。拉撒路大師，你聽見他們的慘叫了嗎？」

拉撒路突然感到一陣噁心，他摀住肚子，卻發現肚子不停地起伏。

「你把它們吃了。你能聽到它們的痛苦嗎？」他被劇烈的痙攣折磨得躺了下來。他側躺著，雙手抱住感覺隨時都會裂開的肚子。然後他聽到了：從他的胃裡傳來微弱的哭聲——像是許多垂死老鼠的尖叫聲混雜在一起。

“拉撒路大師，你知道他們為什麼尖叫嗎？”

拉撒路轉身看向最後看到腳的地方，卻發現腳已經不見了。他向後翻滾，看到路西法的臉懸在他上方，漆黑的眼睛裡燃燒著怒火。他嚇得動彈不得。

「因為你拒絕吃麵包！你卻吃了他們！」她咆哮道，「你吞噬了他們的靈魂，埃爾喬！」她拿出他那把鋒利的舊骨刀，刀刃輕輕劃過他的臉頰和嘴唇。“現在，到桌子上來！”

她揮舞著手臂，大幅度地清理著桌子，食物散落一地，盤子叮噠作響地落在她腳邊的石板路上。這位曾經優雅高貴的貴族的盛宴，如今卻變成了一堆堆難以辨認、令人作嘔的食物，堆在骯髒的地板上。

一瞬間，她就站在了桌子外面，那是他最後看到她雙腳的地方。「來！躺到桌子上；我們要讓他們復活！我們要讓他們重獲新生！現在，起來！」

拉札勒斯躲在桌子底下，盯著她塗著黑色指甲油的長腳趾，全身顫抖。

「起來吧，拉撒路大師！」

【第十四章完】



這部文學作品是創作出來的 d完全致力於

愛倫坡 (18091849)

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。



~[GothicNovel.Org](https://www.gothicnovel.org)~